

凤凰木

投稿信箱
hxdbfjm@163.com

“戒”短视频

●郑显发

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跳到深夜十一点,我惊觉自己又刷了两个小时的短视频。那些十五秒的快乐像糖果纸一样在脑海里哗啦作响,却什么也没留下。眼睛酸涩得像进了沙子,可拇指还在机械地上划——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“玩物丧志”吧。

记得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,夏天的午后格外漫长。外婆坐在老槐树下剥豆子,青翠的豆粒噼里啪啦落进搪瓷盆里。我趴在她膝头,看蚂蚁搬运饼干屑,一看就是小半天。那时候的时间是黏稠的,像刚从锅里盛出来的麦芽糖,能拉出长长的丝。外婆常说: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可那时的光阴,似乎怎么挥霍都用不完。

如今,我们的光阴被切割成十五秒的碎片。等电梯时刷一个,排队买咖啡时刷一个,连上厕所都要刷上三五个。这些短视频就像嗑瓜子——嗑开一个,吃下去没什么感觉,手却停不下来。直到舌头磨得起泡,才惊觉已经嗑了一整袋。

上周末去公园散步,看见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椅上。老太太织毛衣,老爷爷看报纸,偶尔说上两句话。一只流浪猫走过来,老爷爷掰了块面包给它,老太太嗔怪道:“又喂,它都让你喂胖了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这样的画面,在短视频里大概会被加速成三十秒的“暖心日常”,可真正的温暖,恰恰需要时间来发酵。

这个时代什么都讲究效率,连快乐都要速溶的。可速溶咖啡再方便,也比不上手磨咖啡豆的香气。我开始试着每天给自己留一段“离线时间”。起初很难,手指会不自觉地去找手机,像戒烟一样难熬。但慢慢地,我重新开始读书,一页页翻过去,纸页的沙声让人心安。周末学着做菜,看洋葱在油锅里变得透明,闻着蒜香慢慢飘满厨房。

放下手机,窗外的月光正好。这一次,我决定让时间回到它本该有的速度,慢慢流淌。

梅雨

●张宏宇

电话里母亲说
老屋又漏雨了
雨从瓦缝漏下来
在搪瓷盆里敲了一夜

雨滴在窗上写信
始终没有结尾
我把窗户关紧
潮气还是钻了进来

天气预报里说雨还要下
我一直在等天晴
回老家的天井处
听一听是否还有蛙鸣

这场雨没有平仄
却押着整个六月的韵脚
空气拧得出水的午后
乡愁开始返潮

旧席流年

●卫圣

小时候,我和爷爷奶奶住在老家的砖瓦房里,房子不高,只有两层。我住在一楼东侧的房间,窗外有几棵老树。夏天的时候,老树的枝叶能够挡住些许烈日的炙烤,到了晚上,暑气总算消了大半,只剩一点温吞的余热。

记忆里的夏天,或许是从奶奶翻出凉席开始的。天刚热起来的时候,奶奶就把去年收进柜子里的凉席取出来,在院子里支几把椅子,将凉席架上去。先是用木棍敲几下,把陈年的积灰抖下来,再取出被皂角水浸过的毛巾,一遍遍擦拭竹篾。擦净后的凉席泛着淡淡的香气,铺在床上躺下去,总忍不住赖着不起。

若是遇上特别闷热的晚上,凉席也没了“脾气”,即使躺上面,不一会儿,后背就会一阵灼热,有时后背还会与凉席黏在一起,怎么也睡不着。这时候,爷爷就会把一楼堂屋的桌椅杂物挪开,腾出一块空地扫干净,然后在光洁的水泥地上铺上床单。这硬邦邦的地面反而成了避暑的好地方,我们全家人并排躺着,那股清凉像是井水漫过青苔,丝丝缕缕地爬上来。

不过,睡地上也有不便之处。有一天夜里,突然下起了大雨,我睡得沉,完全听不见声响。后来奶奶才告诉我,因为雨大,院子里的积水往屋里流,爷爷怕惊醒我,没敢开灯,小心翼翼地把我抱到卧室的床上。

第二天清晨,我揉着惺忪的睡眼醒来,发现自己竟睡在床上。跑去问爷爷,他只是嘿嘿一笑,粗糙的手掌轻拍我的头顶:“你自己半夜爬上去的。”

这么多年过去了,老家的砖瓦房早已经空了。老树依旧伫立窗前,凉席静静搁在老屋角落,堂屋的水泥地还留着旧日模样。那些夏夜纳凉的细碎时光,爷爷奶奶温柔的守护,都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念想,岁岁安然,不曾远去。

夏日可乐

●高低

黄昏来得迟,空气黏稠得能拉出丝。蝉声从四面八方压过来,像要将整个世界煮开。我站在老屋的厨房里,拉开冰箱门,冷气如白雾涌出,一罐可乐安静地立在第二层,周身挂满细密的水珠,像个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秘密。

记忆里也有这样的夏天。

那时我七八岁,暑假跟着爷爷住。他干完农活回来,总是变戏法般从背篓里摸出一罐可乐。红色的罐子在他粗糙的手掌上显得格外扎眼,像一团被汗水浸透的火。他往椅子上一坐,用嘴咬开拉环,“嗤”一声响,气泡争先恐后地涌出来,带着一股甜得发腻的香气。

“来!”他把可乐递给我。

我接过来往嘴里灌,气泡在舌尖炸开,呛得直咳嗽。爷爷在一旁哈哈大笑,黝黑的脸上皱纹挤成一朵菊花。我不好意思地擦擦嘴,又小心翼翼地抿一小口,这下尝出甜味来了。那甜,是夏天所有的好脾气,是西瓜最中间那一勺,是井水里泡过的凉粉,是知了叫累了突然安静下来的片刻。

喝完的空罐子,爷爷不舍得扔。他把它们排成一排,放在堂屋的条几上。风吹过堂,罐子们轻轻碰撞,发出“咣当咣当”的声响,像在说悄悄话。我那时不懂,以为他在攒废品卖钱。

后来我才明白,他在攒时间。

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这句话,我是后来才读懂的。爷爷走的那年,我刚上初中。他留下的可乐罐早已锈迹斑斑,被母亲当作破烂卖了。我放学回家,看见条几上空空荡荡,才突然意识到:有些声音,没了就是没了。

我站在厨房里,手里握着那罐冰可乐。水珠顺着罐身滑下来,滴在地砖上,很快就蒸发殆尽,只留下浅浅的痕迹。我学着爷爷的样子,“嗤”一声拉开拉环,气泡涌出来,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带着四十年前的夏天。

第一口,呛得我红了眼眶。不是气泡的缘故。

第二口,甜味慢慢化开。我想起爷爷说过的话:“日子苦不要紧,心里甜就行。”

第三口,我停下来。窗外的蝉还在拼命叫,阳光把树影剪成碎片。我突然明白,爷爷攒的不是可乐罐,是一个又一个夏天,是每一个可以看见我喝可乐的傍晚,是那些“嗤”的一声响后,日子突然变得甜蜜的瞬间。

可乐终究会喝完。罐子会生锈。人会老去。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。比如那个声音,比如那股甜,比如一个老人用空罐子筑成的、关于时间的纪念碑。

我把空罐子冲洗干净,放在书桌上。朋友来了笑我:“这破玩意儿还留着?”我笑笑不说话。

他们不知道,这是我的夏日可乐,喝下去的是汽水,留下来的,是整个少年时代。

“微观”生活

●马亚伟

大概从我走向社会起,便觉得进入了波澜壮阔的画卷里。这些年以来,我一直觉得生活是宏大的、壮丽的、昂扬的,需要我有扬帆远航的胸襟,以及披荆斩浪的勇气。我的着眼点是诸如理想、事业、成绩、房子、车子之类的,我的眼睛好像只会往远看和往前看,很少低下头来注意到生活的细枝末节。

我的转变发生在最近,莫名有种收网归航的感觉,很想找个地方靠岸停泊,好好打量一番那些被我忽略的生活细节。我开始留意角落里的一朵花,或者瓦砾堆上的一棵草。这种变化不单纯是年龄赐予的,我觉得是逐渐累积起来的,到了某个点便突然放下了执念,变得通透了。

那天我在山中背阴的角落发现一片苔藓,绿茸茸地铺了一地。我忍不住蹲下身来细看,竟然发现苔藓开花了。以前我从未留意过苔藓,根本不知道苔藓也会开花,甚至不知道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中的“苔花”说的是苔藓开花。

“微观”生活,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我脚下的苔花,正在一丝不苟地开着。如果是以前,我根本不会把这叫花。它们细小如米,微微泛着针尖一样的白色。它们开得如此低调,甚至隐忍,不为得到谁的赏识,只是为了完成一次安静的绽放。苔花无言,自有美好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,我是擅长“微观”生活的。记得上小学时,我经常在村西的树林边看蚂蚁搬运东西。有时候,我还会盯着一只将要蜕皮的蝉看小半天,只为看到蝉破壳而出的瞬间,感受到振翅飞翔的奇妙力量。

可是这些年里,我在滚滚洪流中随波浮沉,目光也变得像探照灯一般,只盯着前方的某种目标。世界的纷繁让人目眩神迷,而真正的生活是需要从细处着眼的。

“微观”生活,细品人生。我学会了欣赏花开的曼妙,欣赏流云的灵动,品味粗茶的芬芳,品尝淡饭的香甜……人生真正的幸福,不是实现了多么宏大高远的目标,而是能够抓牢手心里的快乐。我们真的需要拥有显微镜般的眼睛,借助微小的事物感知幸福,借助生活的细节体验美好。厨房里飘出的烟火味是幸福的味道,孩子冲你灿烂一笑是幸福的模样,爱人牵起你的手是幸福的感觉……如果你的生活背景太过宏大,微小的幸福容易被忽略;而平淡的背景下,微小的幸福便会散作漫天繁星。